

松鼠鱈魚裏的蘇州

姑蘇，是念出來，唇齒之間就有古意的名字。蘇州的美，小橋流水、古巷人家、崑曲評彈、園林文石……好似一份松鼠鱈魚，淋着糖醋汁的一瓣瓣魚肉，濃得化不開，又回味悠長。



飲食男女
李丹崖

鱈魚，可能是出於讀音的原因，聽起來就是討喜的，和「貴」同音。徽菜的頭把交椅就是「臭鱈魚」；蘇幫菜呢，似乎第一位的算是松鼠鱈魚了，是金子放在哪裏都發光，是鱈魚放在哪裏都要鼎立餐桌中央。

山塘街巷中的評彈聲隨着欵乃的槳聲飄滿整條街時，暮色愈加凝重，街燈亮起來，在街邊的蘇州菜館叫上一份松鼠鱈魚，品着碧螺春慢慢地等魚上桌。

松鼠鱈魚對刀工的要求特別高。鱈魚去鱗，掏出內臟洗淨了之後，去頭，把魚下巴預留下來，以做「松鼠頭」來用。魚身，用刀片把魚骨去除，尾部不切開，保留完整的尾巴。去了魚骨的魚肉，用刀斜切成瓣狀，並不切穿。然後撒上玉米澱粉，使之包裹所有的魚肉。油溫燒至一百八十度，掛了

玉米粉的魚肉、魚下巴下鍋，炸至一分鐘後，撈出，然後再次放入油鍋中炸第二次，這樣，以確保魚肉焦酥。炸好的魚肉、魚下巴放在盤子裏，魚下巴要倒置，這樣最像松鼠的頭，魚尾翹起來，像是松鼠的那一蓬尾。

糖醋汁是松鼠鱈魚的靈魂，少許油加熱，油熱，放入糖、番茄醬、醋，炒至金黃，再次添加一些油熬製濃稠，淋在方才炸好的鱈魚上，那樣一瓣瓣的魚肉，被澆汁的熱催發出吱吱的聲響，隨之更多的香氣撲面而來，「松鼠頭」上貼上黑芝麻小黑豆之類的東西「畫龍點睛」，魚身上撒上果粒，以增加果香，這道菜就可以上桌了。

到蘇州，不吃松鼠鱈魚，枉來也。伴着蘇州山塘街的夜色，吃着松鼠鱈魚，喝着莼菜銀魚羹，再想着一千七百年前，那個叫張翰的人，因為莼鱸之思就辭官歸鄉，我們就不認為這是一件行為乖張的事情了。

松鼠鱈魚裏的蘇州味道，是另一個視角裏的姑蘇情懷。



客居人語
姚船

春雨飄飄灑灑下了幾天，讓剛脫去白雪外衣、枯乾發黃的草地，一下子甦醒過來，點點嫩綠像無數新生小生命，急急冒起。

對於被疫情陰霾困擾長達一年多的人類來說，疫苗開始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廣泛接種，無疑也像甘露般灑落在人們苦痛的心田，希望之光忽明忽暗閃現。

不過，正當大家希望可以甩開新冠肺炎魔爪、獲得解脫的時候，狡猾的病毒又以變種與人類對抗，其傳染速度更快。有關報告指出，首先在英國發現的變種病毒B117，傳染性增百分之五十五，導致重症和死亡率更高，對抵抗力較強的年輕人也一樣。專家警告，現在我們是和病毒「賽跑」，如果不爭時間、搶速度，全面加快疫苗接種，將功虧一簣。

抗疫可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殊死戰鬥，如果變種病毒感染速度快過我們的行動，落敗的人類將繼續每天失去成千上萬條可貴生命。

至目前為止，加拿大是世界上按人口計算

與病毒「賽跑」

購買了最多疫苗的國家，全國三千六百萬人，預購疫苗已達一億四千萬劑，足夠每人打三、四次。遺憾的是，在已開打的國家中，接種率不要說三甲不入，連前三十名都沒有，令人遺憾。加拿大是西方發達國家之一，成績差強人意，究其原因，也許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加拿大這樣一個大國，竟沒有自己生產的疫苗，供應上受制於他人，尤其是美國。雖然美國視加拿大為最親密鄰邦加盟友，但大難臨頭，顧不上規則和情義了，斷然禁止疫苗出口，令加拿大在前段只能眼巴巴等待，錯失了寶貴時間。

另外，加國三級政府在抗疫中缺乏統一安排和協調，導致不少措施出現矛盾和滯後。醫療屬於省府管轄範圍，聯邦政府除了向外購買疫苗分發、增加撥款外，只能發出指引，無權干預。而省府擁有對各市鎮實施禁令的權力，但卻屢有漏洞，遭人詬病。譬如多倫多仍處於「灰、紅、橙、綠」四級管制中的灰色，餐館不能堂食。但北面一街之隔的萬錦市卻進入紅色階段，餐館可容顧客入內，只要不多於五十人，所以不少多市居民開車去萬錦大快朵頤，

隔離效果令人質疑。

儘管聯邦衛生官員、醫學專家再三呼籲各省收緊防疫措施，以抗擊來勢洶洶的第三波疫情，可能出於經濟考慮，各省都無動於衷。以全國最大的安省為例，三月中下旬染疫和入院人數節節上升，但該省防疫限制卻步步放寬，令人不解，也讓不少民眾放鬆了警惕。

再者，至今仍有一部分人死抱「陰謀論」不變，反對戴口罩、抵制打疫苗。大多倫多地區的康山市，有一間名為「退休之家」的養老院，院友全都打了疫苗，院舍解除禁令，老人可到花園散步聊天，家屬可探視。不料兩名不願打針的護理員近日感染變種病毒，令全院再封鎖，一百四十位老人不准走出房間。有親屬憤慨表示，少數人為個人所謂「自由」，剝奪了多數人自由的權利，這是對真正民主自由的踐踏！

疫苗已被視為對抗新冠病毒有效途徑。全面快速為所有民眾接種疫苗，刻不容緩。在與變種病毒的賽跑中，看來，並非像一百米、二百米般衝刺就能見分曉，而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競賽。

黑奴與棉花



電影《自由之心》改編自黑人羅門·諾薩普為奴十二年的真實故事。劇照



英倫漫話
江恆

裏的經典一幕，尤為震撼人心的，是白棉花和黑奴隸之間形成的強烈對比。

那是一段慘絕人寰的歷史，用改編自同名傳記小說的作者羅門·諾薩普的話說，他所經歷的十二年黑奴生活就是人間煉獄，「在棉花採摘期間，為求完成任務，白人監工對黑奴肆意鞭打和吊刑是家常便飯。」「黑奴不准坐下來好好吃飯，每當他們體力耗盡，汗排不出來，就會突然倒地，此時監工會把黑奴拖到棉花叢或樹下，用水潑臉，待清醒之後，便命令他歸隊繼續工作。」可以說，在美國的奴隸制度下，每一朵棉花都沾染了黑人奴隸殷紅的鮮血。

但玷污雪白棉花的，絕不僅僅是美國，曾經的大英帝國也是這個罪惡鏈條上重要的一環。從地理位置上講，棉花作為亞熱帶植物，對溫度和日照要求嚴格，英國地處溫帶，且常年天寒地凍，並不產棉花，但這不妨礙其參與和棉花相關的壓榨和掠奪。就像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斯文·貝克特在《棉花帝國》一書中說，棉花的歷史，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歷史，不只是技術創新的歷史，或者是市場無形的手的歷史。恰恰相反，它是一部脅迫、暴力、掠奪和奴役的歷史。至少在兩個方面，英國扮演了幫兇的角色。

一個就是向美國棉花種植園販賣大量奴隸。隨着十八世紀棉花在北美的引進和種植，勞動力的需求也大幅上升，於是歐洲人開始將數以百萬計的非洲黑人販賣給美國南部的種植園主們，當中大部分人都去種植棉花。英國在奴隸貿易中堪稱佼佼者，從十八世紀初至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的奴隸販子總共從非洲販賣了逾三百萬名黑奴，其中絕大多數販往北美殖民地，這一規模約佔當時歐洲多國販奴貿易總數的四分之一。

把時間回溯到去年六月，英國和全球多個國家一樣，也爆發了「黑人的命也是命」

（BLM）的反種族歧視運動，在歷史上以販賣奴隸聞名的布里斯托市，示威者們推倒了一座黑奴貿易時代販奴者的雕像，他就是科爾斯頓，其作為當時皇家非洲公司的最高行政副總裁，在十二年的時間裏，直接經手販賣的黑奴人數累計超過八萬人，也難怪憤怒的人群將雕像推倒仍不解氣，最後還把面目全非的雕像拖曳到港口一側，合力把它扔到了水裏。實際上，科爾斯頓不過是英國龐大販奴貿易的冰山一角。

因此如同貝克特在書中所說，「美國經濟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礎上，也是建立在奴隸制的脊背上的」，英國也是如此，它不僅從販奴貿易中獲取了暴利，同時也給非洲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泣血非洲——英國黑奴貿易簡史》書中提到：「無數村莊化為焦土，無數家庭妻離子散，由於害怕殖民者的掠奪，大量部族從交通方便的沿海地區遷移到內陸深山密林中，各部落之間缺乏交流，加上喪失了大量壯年勞動力，原本有相當社會發展水準的非洲回到了原始階段，完全中斷了非洲國家歷史進程的正常發展。」作為跨大西洋販奴貿易的主要發起者和參與者，英國理應為當今種族歧視和不平等負起一定的歷史責任。

另一個就是英國工業化革命建基於黑奴棉花種植之上。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曾說，「沒有奴隸制就沒有棉花；沒有棉花現代工業就不可設想」，當北美黑奴們採摘的棉花源源不斷地運往歐洲，一張由非洲提供勞動

力、美國出產原棉、以英國為主進行棉紡織加工的全球貿易網絡便應運而生。據史料記載，十八世紀末，英國從美國進口的棉花為二千二百萬磅，到十九世紀初已上升至近九千萬磅，佔英國當年棉花進口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五，以曼徹斯特為例，生產的布匹大部分都是黑奴們種植的棉花織出來的。再至十九世紀中期，英國總共消費了八億磅棉花，其中有近百分之八十來自美國。美國詩人約翰·格林里夫·惠蒂埃形容此時期的棉花繁榮是「西方的大麻」，利益共有者們構築出一個充滿黑人的、舒適耕耘的天堂。

二〇一六年，我曾專門到訪曼徹斯特，追尋工業革命時代的印記，在以藏品豐富而著稱的科學和工業博物館，我見到了保存完好的早期機械紡紗機，看着那一排排雪白的紗錠，讓人彷彿置身於幾個世紀前機器轟鳴、人頭攢動的工作場景，在感慨機器時代強大力量的同時，又有誰會聯想到，那一絲絲的潔白棉紗，浸透了多少奴隸主和奴隸販子的罪惡。

英國大文豪狄更斯在經典名著《孤星淚》中，還為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幅情景：在龐大的紡紗機前，是一個個稚嫩的身影，他們用纖細的小手熟練地撥弄着紡線。這些人就是伴隨着工業化革命而來的童工，他們僅僅因為手指細小靈巧，特別適合紡紗機操作，就被資本家大量使用，成為英國歷史上無法洗刷的污點，他們也和棉花地裏的黑奴一樣，用血和淚譜寫了生命的悲歌。

佳想安善

《伯遠帖》和《中秋帖》都是乾隆皇帝喜愛的名帖，可要說到「三希堂」中他的最愛，非《快雪時晴帖》莫屬。與前述兩帖相似，王羲之所作此帖同為書信，同樣意在問候遠方友人，只是與王珣和王獻之兩名作相比，筆意更顯明媚。



黛西札記
李夢

與「三希堂」中另外兩件稀世名品相若，《快雪時晴帖》字數不多，僅有二十八字，寫在橫約十五厘米、縱約二十三厘米的紙面上。若不計寫信人和收信人的名字及落款等，整幅字帖僅有十五字而已。千萬別小瞧這寥寥十餘字，不單交代寫信的緣由、時間和場景等，亦道出寫信人的情緒及思考。在一個大雪初霽的日子裏，王羲之在書齋中間坐，見窗外晴好、天地間純白安寧一片，想及遠方友人，忍不住提筆書信一封，其中「佳想安善」一句，是對友人的問候，而末一句「未果。為結。力不次」則是抒懷，是自我寬慰。

對此晉人名帖，弘曆自是愛惜不已，用「神乎技矣」形容之，又在帖前及帖後題詩、作畫、鈐印等，唯恐後世人不知此帖之妙絕特獨。元代著名書法家兼畫家

趙孟頫為王羲之此帖所作跋文，更是直白道出自己得見真跡之後「不勝欣幸之至」的心情。其實，趙孟頫所見已非真跡，而是唐人以雙鈎法所作摹本。摹本尚且精妙如斯，真跡不知是怎樣的神采奕奕呢。

《快雪時晴帖》以行書寫成，其中「快雪時晴」四字楷書筆意較重，愈至末段愈輕靈灑脫，彷彿窗外所見那雪白安寧、天地空闊的晴好景象，讓寫信人的心境一下子舒朗起來。俗語有言「字如其人」，而當我們細讀王羲之此帖，「字如其景」或許更為恰切。

有些評論家和收藏家對於此帖本身並不十分看重，近代知名藝術家熊秉明甚至認為唐人摹本拙劣，部分筆畫笨拙勉強。對於熊氏而言，此帖前後的眾多題跋款式與印章，非但沒有喧賓奪主之嫌，反而是我們賞讀此帖的有益補充。這讓我想到乾隆題詩中的那句「獨有山陰雙逸士，尚攜海內歷桑田」。時空流轉，滄海桑田，千年前的紙墨墨疊，餘韻流轉至今不絕；當年的「佳想安善」四字，今時讀來仍覺溫熱可感，又怎能不讓後世諸人慨嘆連連呢？

名碑臨習指要之《蘇文忠公朝雲墓誌銘》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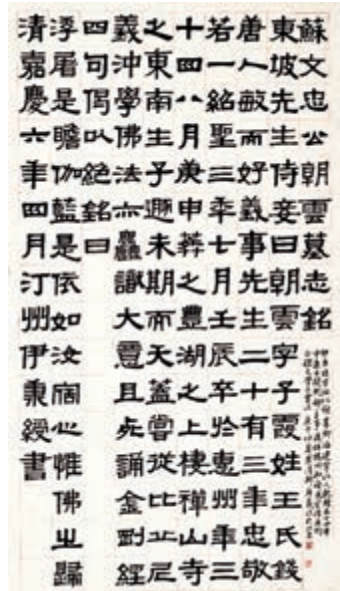
廣義日課
鄭廣義

伊秉綏（一七五四年至一八一五年），字組似，號墨卿，晚號默庵，清代書法家，福建汀州府寧化縣人，故入稱「伊汀州」。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清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任惠州知府，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年）任揚州太守。受大學士朱珪的賞識與紀曉嵐的器重，拜紀為師，又拜劉墉學書法。著有《留春草堂集》。

伊秉綏出身名門，精詩文，喜繪畫，工四體，其隸書成就最高，雄冠清代。沙孟海稱其「無體不佳，落筆就和別人分出仙凡的界限來」。伊秉綏的隸書以方整均稱為特色，用筆勁健沉着，結體秀挺圓潤。融會秦漢碑碣及顏體氣

象於一爐，富有廟堂之氣，與鄧石如並稱「南伊北鄧」。《國朝方正事略》謂其「隸書愈大愈見其佳，有高古博大氣象」。何紹基讚伊秉綏：「丈人八分出二象，使墨如漆楮如簡。行草亦無唐後法，懸崖溜雨弛荒蕪。不將俗書薄文清，戲破天真關道眼。」

《蘇文忠公朝雲墓誌銘》為蘇東坡悼念其妾王朝雲所作銘文，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年）伊秉綏主惠州時所書。銘石已失，僅存拓片。是銘雍容高雅，法度森然。我用六尺水紋宣紙依原碑的章法打好朱絲欄，只是落款在第一行的下部，卻別有韻味。此銘用筆以方為主，鋪毫直書。中鋒行筆，藏頭護尾。間以篆法，平中見奇。結體四面停勻，章法縱橫平齊。字字鋪滿，儀態敦厚。弱化燕尾為橫平豎直，給人方整嚴謹的裝飾美感。



▲本文作者臨《蘇文忠公朝雲墓誌銘》。作者供圖